

【烏龜】

I

如果不注意聽主播說話，你會看見船副的小房間，有張凌亂的床與老舊脫皮的桌櫃，你會發現畫面左上角，除了員警外還有隻四腳朝天的烏龜，在顛倒的海域裏拼命划動。

他在地板上仰臥起坐，磁磚汗濕。電視機的光影、聲音，都極抑鬱地浮著。水聲嘩啦嘩啦從隔壁醒來，那裏本來是一扇門，現在是泡棉、木板加上白漆偽裝的泥牆。牆後住著一對情侶；他們擠在狹窄的浴室裏，只有蓮蓬頭說話，一字一句都帶有醋意。他晾開身體，心跳飛快。手機短促震動，他起身，裸背紅得像嬰兒屁股。喂？電話那頭有哭泣聲。阿爸，阿爸……

他掛掉電話，順手把電視關了。城市緩緩地代謝，紗窗像小小的細胞膜，窗外有些細碎如切蔥的聲音。他瞄了一眼電腦螢幕上的角色，外掛程式替他指揮一切。他點觸一下滑鼠，檢閱遊戲戰績，並調高刀劍與哭喊的音量。真無聊，人生對他不置可否。他點了根菸，想起闊別多年的高中同學要聚餐，說不定有人已經被刪除了？呵呵，他狠狠地咬下一大口白霧。一咬就是八個小時。當月亮捲起藍色野餐布離席，煙灰缸盛滿回憶，他重生了四十三次。而那些死亡，部分因為戰友無力支援，部分因為藥水沒帶夠。真是太冒險了，他很快地檢討了通宵鏖戰的得失，接著到廁所洗臉刷牙，對鏡子那雙直楞楞的眼睛呵了口氣。他準備永眠，願陽光永遠照耀著……。母親也約莫這時候醒來，上班途中的早餐已待命，透過顯微鏡是數以萬計的鑽頭等她調閱。時間精準地切削她眼角，如同完美的螺紋，最初可能帶來一絲絲成就感，隨即令人麻木。她換個坐姿，圓椅嘎響，許多同樣敏銳的眼睛，也正將感官濃縮再濃縮，像首詩。辦公室裏都是女性，交換著日韓偶像劇的心得。她們的耳朵與嘴巴四散辦公室各個角落，冷氣出風口、皮包、抽屜，甚至飄出鐵皮工廠曬太陽。是以醫生介紹伸展運動時，她聽得不是很真切，

只覺得骨刺死硬地壓住神經，痛起來像待產的夜晚。她內心最深的恐懼在萌芽，她慢慢地開車，期待時間過得慢些。

夢裏祖母變得很小，整個身子縮得像嬰兒。現實中祖母則癱在醫院單人套房，仰身需要菲傭與電動床協商。他感覺父親內心掛念但總想迴避，感覺不出母親想什麼，感覺祖母身體外的意識，爬上電視機，然後攀著空氣下來，淡淡地捲進其生命中一條支流。她的胸膛幾乎只剩肋骨，恍惚青色的血管，手臂還貼著塊棉花。他又夢到自己的屁眼，雖然這一刻前，屁眼只是附加檔案。

那天探望祖母後，他在客運上胡思亂想。隔壁坐個粉色女孩，連斜著頭睡覺都帶侵略性。她的直髮有一半燙成波浪，膚色像白色沙岸，睫毛翹得像剛剛刷過，針織背心、七分褲、尖頭鞋，一個娃娃。假如他們一同下車，他會告訴她，她長得真好看。但他更努力胡思亂想。他想到電影裏相視而笑的男女，並考慮要給自己養點肌肉？有些線條比較好看，像她加墊的胸脯？偏頭會不會太做作？這部電影早看過了。有點尿急。等會下車買張樂透。現在幾點？

國道是黑色的，她注目著玻璃反射出的光影。右手的假指甲植滿花朵，底下是尖頭鞋廝磨著回憶。這陣子常夜半驚醒，夢魘像化妝品追著她。她拿手機出來看看時間，儘管有手錶，但兩者其實沒有差別，她已經敏銳到掌握車速。這是個秘密，是因為月經遲來而激發的潛能。第一次失身在海邊，黑色的海，像等待預告片。男人體貼地陪她到流動廁所，在她小便後，撕裂她靈魂的另一個孔竅。白沙滲入頭髮，使她亟欲成為雕像。第二次是隔天臥房，網路開著，好友雀躍地將一顆顆水球砸在她身上，她沒有回應。她被國道旁的溫室吸引，一落落像巨大的蟲卵，孵育新種，世界的毀滅可能從那開始。

II

離電影開演還有一個多鐘頭。他載她到漢神百貨，她正煩悶。進地下停車場前，他的龜速雖鏈結一排車，竟還錯過取票機。她不等倒車便開門去取票，遮羞般告訴他在這等。他扁著嘴，竄入連續狹窄彎道，牆上紅漆 B4，汽車美容的

員工機械地招手。他繞了一圈，沒有車位，柱子的標示亂得如上髮捲。他憑著方向感，逆向，穿過電梯間與一面死牆，找到 B5 的通道。B5、B6 格局一樣，一樣沒車位，但他闖進死巷兩次，並為她的等待感到焦慮和罪惡。他到達最底層，有車位不過雙層，且需要更高的倒車技巧。他試著倒入其中一個，車內的警示器與車外的感測器同時轟鳴，因擔心刮傷而放棄。他回到 B6、B5、B4，約莫耗去十五分鐘，包含再次死巷回車、找指示牌、等走運的車停妥後放行、察看兩通沒聲音的電話。他感覺被譴責，加倍的焦慮令他回到 B7，用車屁股狠狠坐進鐵製的籠子裏。時間，總共花去三十一分。

他搖下車窗，確定只是握著鐵籠，便放空檔拉手煞車推 P 檔鎖龍頭拔鑰匙卸安全帶。耳邊卻喀喀巨響，鐵籠正往下沈，待下車時頭頂已緩緩壓入一個黑影。他還沒能力從車底判斷廠牌，但他讚賞那技術。黑影被籠頂鐵條所切割，接著多出兩個髮斗形狀，他喊了幾聲沒人回應，想用手戳髮斗又怕燙傷。他跑到另一側，不規則的灰色圓弧，圈著兩枚誇張的驚嘆號。他偏過頭，羞怯地喊了幾聲依舊沒有回應。莫名其妙，鬧什麼情緒？他像老鼠兩邊跑，腳步聲漸遠，空氣濕悶。

經驗告訴他這時該抽根菸。他摸遍口袋只有打火機，菸竟然掉在地上，暗幹一聲後他拿起那包長壽，悠哉悠哉思索起來。剛剛他們應該在吵架吧？如果我死在這，第一件事就找他們，接著找漢神老闆，再到市政府抗議，這地下停車場根本沒逃生設備。他點燃一根菸，啊，良辰美景。對老菸槍而言有菸就是良辰就叫美景，自是生死度外。眼前的白霧，似乎有意地聚集，隨之散去。他叼著菸，電影票浪費了。他又喊了幾聲，除輪胎與地板嘰嘰歪歪外再沒聲響。他打了個哈欠，乾脆到車內扭開音樂。砰，砰，砰，鐵籠刹時像 pub 那麼擁擠。

他想起以前生過的一場大病。

儘管我的病可能被視為神啓或外星啓，那段日子，我的身體的確失控，煙火瀰漫五感。首次發病在《大說謊家》，隨著情節進展，我竟能透視達五層樓；雀躍之餘我像個瞎子，得用手確定五層樓內是否有物體存在。所以我隨身配備幾雙眼鏡、放大鏡、望遠鏡、縣市地圖，世界地圖與地球儀放床頭閒暇使用。如果

摘掉眼鏡，我敢這麼說，世界上沒人比我更瞭解做愛的空虛。我也是那時學會殺人。啃完《百年孤寂》的我，可隨口殺了好幾好幾把人哪。他們的血像黑蛇竄進我的鞋，旁人看不見，我卻潔癖成癮。總之據數不清的病徵推判，我是生了神經病。

昨天扔掉的鋁罐，醒來還在桌上；垃圾桶一倒就滿；電話總是在響；衣櫃裏充斥前任房客的香味，偶而共浴；甚至門板，都貼著墓碑厚的春聯……。似乎有個重力場，越是靠近我的如物品、記憶、塵埃、口臭，越無數分身地大戰。想到得跳芭蕾舞找張椅子，或像乞丐在地面摸索掉落的硬幣，唉，我也得了分類癖。感官在硝煙中不斷放大，我為選擇同色的襪子膽戰心驚。有時醒來，滿屋子都是光，風透著玻璃，垃圾車叮叮噹噹。世界正確得像一場夢。我踢開被，上廁所，刷牙洗臉，途中沒有任何意外，鏡子裏五官充滿希望。一天按照課表，到各處的樂器行賺取所費。他們記得我，今天跟昨天，這禮拜或上禮拜，咖啡店老闆問還是拿鐵？記憶溫暖而羞愧，做著風，做著每張臉孔，我卻渾然不覺自己走的是《咖啡地圖》（張豪曉；時報）路線，拿各地的咖啡比喻和絃。我熟記賴聲川導相聲劇裏的對白，細細咀嚼，像安寧病房的點滴。雖然每夜都喧鬧沈寂糲糊一塊，巡房護士、醫生、家屬、看護、室友與呢喃的電視畫面，我的永夜，仍適宜對任何路人說，笑是殘酷的。那個畫面一直在，當他歡樂地唱完「我願意為你」，看看手錶說，喔我時間到了，縱身從十三樓跳下。又或者二樓？腦殼出乎意料地脆弱，時空出乎意料地精確。那個裙襠膝蓋上的學姐於補習後，給一枚天降甘釘鑿過安全帽、秀髮、頭皮屑、玫瑰、豆花……，就那麼倒在我前面。靠夭！是怎樣？真的假的？人們總在問。病情時好時壞，壞的時候我趕忙參加神經病第三十八期理事會，好的時候，我會取消。

後來怎麼好的？他不太清楚。但確實是這病讓他考慮要不要抽第二根菸。

他怕抽到第三根。

這時電話一聲短響，是催繳訊息。若以一層樓二尺半來算，B7 至少十八尺深，這十八層地獄，就是夾著柏油、水道、電纜、無名屍、岩石和倒楣鬼的冰淇

淋蛋糕。他不由得佩服電信業者見縫插針的孝心。但引起他注意的，並非螢幕顯示沒有訊號，而是手機提供的中文輸入。對了，時代進步，灰牆血書太不衛生健康，電子遺書才是王道。他挪了個好方位，沒忘鎖門，一隻胳膊靠窗，儼然慷慨義士。如果你們看到這簡訊，請將我火化，骨灰灑向零丁洋……（_ _）遠目。他笑場了，姑不論零丁洋到底在哪？他壓根沒融入死亡的情緒。從前他會哭的。重來。如果你們看到這簡訊，革命！奮鬥！救中國……。重來。當你們看到這裏，我先走了，我愛你們（大心）。重來。In case I don't see you, good morning, good evening and good night。重來。我已用一張面紙解開費瑪最後定理，而面紙在我肚子裏……。你知道我在等你嗎……。哥倆好呀該誰喝，哥倆好呀該誰喝……。兇手是，是，是……。我到死都是個瞎子啊……。重來，重來，重來，他察覺自己虛偽得說不出真話，神經病蠢蠢欲動。原來寫遺書是挺麻煩的事，出版專著該有些賺頭。《遺書範本選例》、《經典遺書》、《你不能不看的百大遺書》……。的確，對一隻受困地底的工蟻而言，他怠忽職守。他應該仔細耙梳四周，看能否用鑰匙或方向盤鎖開鑿個密道，不然用手指感受氣流，靠神經病來破壞建築結構中應力最集中的點。但他都沒有，他只是在駕駛座刪除又新增一封封簡訊，準備將最後的遺書存於寄件匣，並傳送給電話簿每一個人。

他放心地點燃第二根菸。這是他的氣味。

關掉音樂，鐵籠內外一片闐靜。他專注交代後事，邊哼歌，三不五時車窗外擲菸灰。叩叩，叩叩，震得他汗毛直豎，抬頭車窗旁已站了個郵差。蔡龍信，掛號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蔡龍信。這裏是宜蘭市東後街三十九號嗎？不是。他用膝蓋一想，絲毫無誤地診斷這人正生著神經病。瞬移倒是不错，雖然他也知道，神經病乃無辜地被選擇。又是一具失控的身體哪。然當他想親暱地交換經驗，郵差又不知瞬移到哪裏去了。唉，還想託他報警或等我寫封信說。他如同吸入過多一氧化碳，眷戀無力感。他對後照鏡做個鬼臉，帥臉，呆臉，你看三小臉，乍遇初戀情人臉，以培養情緒。死亡的情緒快閃兩次，第一次他還小，猶為外曾祖母守靈。壁虎啾響的正廳，他與表姊表哥排跪棺材旁，他哭，只因表姊哭，與他同

年的表哥則用手指蘸地板滲出的水喝。第二次是爲了找初戀情人，他按高中畢業紀念冊的電話撥去，搬家了，喔謝謝。他接著撥給她的手帕交，請問佳瑜在家嗎？呃，怎麼又來了？她不在是嗎？我姊去年車禍過世了……。他想起一篇作文題目「活著真好」，那是九個表妹其中一個的作業，很簡單，第一段你就寫「其實我死過」，破題，第二段隨你揮霍時間與死因，第三段寫如何活過來，末段滿懷感恩地結論。起承轉合，這麼寫一定高分。他的理由是沒有比死過的人來寫更具說服力的。事實是他與表妹都還活著，忠諫等待通知，預告片也大概演完了。

III

城市正在場陷。一男子牆邊鬼祟，擾斷他的情緒。

據男子日後的回憶，在他近十年闖空門的生涯裏，從沒遇過這麼難開的鎖。它的結構很奇怪。他不無得意地敘說如何猜透鎖心解凍鎖舌，得一聲溜進門；而當回頭門已不見，一輛光線條貼的破舊 Toyota，又如何令他惶恐。他察覺車內有人，喂，家係兜位？漢神百貨 B7。兜位ㄟ百貨？高雄。啊哩咧家衝瞎？打簡訊。他邊輕聲發問邊觀察環境，公務員般機警（以下男子轉國語配音，決不是我有省籍情結，而是他接著用國語轉述事件經過，可能台語不輪轉的他察覺我偷笑，才決定用國語。）你怎麼會在這？不知道。你來這多久了？不知道。他狐疑地打量車內青年，一副事不關己貌，他瞧見儀表板前的香菸。給你請一根。不等青年回答他滑溜的手已抽出一根菸。他工作時不菸的，怕留下氣味。順便借個火。青年面無表情，他又自動從菸盒旁摸出打火機。煙霧瀰漫，像清晨的墳場。

漢神百貨啊。他曾全省跑業務，與兩個伙伴開車號 7462DM 的 Toyota 箱型車，滿載家庭環繞音響。沿路攔雅痞叫賣，喂，大哥，大哥，可不可以幫個忙，我們從公司送貨到高雄，多點了一套音響，一套七八萬的環繞音響帶回去可惜，你要不要？人貪心好哄，若非公司曝光被抄，現在他還掛業務經理。他的法寶之一，是身份證與周歲兒子。當雅痞不太置信，他就掏出法寶說，我又不是要騙你，我還怕被你騙呢，你看我還有個兒子，不然你要看我身份證嗎？說完真掏身份證

與照片出來。其實，身份證與兒子都是真的，但沒人真的記得。每賣出一套，他們就飆下個點，多出套可惜的音響，直到不能再多空車回家，帶妻小逛百貨。再給你請一根。喂，喂喂。青年不知何時沒有動靜，沒呼吸卻不像死人。他戳了戳青年肩膀，猶滑過鏡面或同性相斥。幹，有練過喔。由於沒修過物理奧義，他沒聽過「碰得到卻摸不到」的肉體乃基本粒子組成，而青年處於熱力學所謂「熱死」即粒子無自由度的涅槃宇宙。既然不會物理學，或鯨魚原型的心理學解釋，他選擇給青年一巴掌，又一巴掌。撲空也不介意，畢竟職業風險嘛習慣了，爽。然後翻尋車內，有盜版 CD、兩瓶自來水、數盒加油站衛生紙、吊飾、丁字褲此類沒有智慧財產權的狗東西。錢可是有智慧財產權的，以前千元五百蔣中正，百元孫中山，後來小朋友分家產台幣當然貶值（我笑了，問他也懂智慧財產權？他說別忘我改邪歸正。）他懷疑青年偷瞄，翻腳踏墊不忘再賞他一巴掌，幹，幾塊錢。他將丁字褲揣進褲袋，順道解除青年危機則是後話。此刻他也燃燒起小宇宙，索寞嗑完剩下的菸。宇宙裊裊，他可以是上海蠅飛街燈下抹油頭兼職武俠小說的小報記者，可以是血腥櫻花槍殺親妹以救贖後自盡的小流氓，也可以是甩錶台北天橋轉行蜥蜴高雄的 AV 男優。他可以什麼都是同時什麼都不是。只要他未被啓蒙經驗的表姊記憶抹殺，他不會那麼嚴峻逃開玩弄過的女人，抑鬱性癖而致戀物。他可以更誠懇，只要他發現那扇門。門內尋常擺設，尋常的客廳，尋常的時鐘除了臥房四具骷髏兩具緊緊相摟黃金聖衣。他卻在門旁小便，難怪摔進尿液灼破的洞穴。

洞穴閻銅窳牽魅影，空氣帶點糖果與泥土香，稍挪身便迴音飄渺喊踩到我撞到我啦。這裏是哪？乖乖桶——乖乖桶——。什麼乖乖桶？略適應亮度的他驚愕四周佈滿墨綠肢節，沙沙亂飛顛三倒四。慢慢他辨識出那是烏龜的頭，腳，身軀以至於殼，個個與他差不多大（我假裝興味盎然聽他瞎掰。嗯嗯，真的喔？但我的騷擾不妨礙他表演，中間還岔題到串烤毛毛蟲、裝滿蝴蝶卻不飛的塑膠袋等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沒在聽他講話開始恍神。四十歲的我，精神科醫生，俗稱廟公，受過高等教育立志此業翹楚。台灣電子起乩第一人，透過滑鼠鍵盤視迅顯靈

通，亦有數位符數位香數位神壇靈骨塔付費下載，主機位置島內僅有寶地依山傍海不能說，網頁單日數十萬人次瀏覽會員遍及全球。最近一次降乩耶穌基督之前開漳聖王再之前真主阿拉，號稱諸神內定最大港澳，連任數年最討喜乾兒子，爲人親切低調，獲頒榮譽爵士、榮譽博士、榮譽街坊等無數頭銜的我，最愛摳肚臍。肚臍是神靈的鎖。據說有種生來沒肚臍的人，一生大好大壞取決於接生者。無論五臟六腑忘在娘胎或米腸般擠在臍帶，一刀剪斷即聖賢，接生者若好死不死擠臟器回腹腔，苟得將來全屍亦不過終身泛泛。然傳聞沒提到，肚臍垢乃滋補極品，縱三味熊掌嬰胎不及萬一，尙需視肚臍樣貌、深廣、色澤、氣味、觸感以至於肚臍所有者的品德道行等條件，天時地利人和才化生幾毫克。所以我像個蚌殼最愛肚臍眼，千嬌百寵，有空便摳摳它弄弄它。)他嚙了嚙口水，猶被烏龜屍塊簇擁在告解室裏。

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

IV

男子已不見蹤影。

菸還要不要？他心想這人賊頭賊腦，跟郵差一樣搞消失。真不負責。他把菸放回菸盒，山水有相逢，手機發楞。嘀。皮爾卡登，螢光螢幕，不知幾階和絃鈴聲不支持網路，生活樸實旅充簡配，塑膠保護套泛著歲月油光，燻黃白色外殼。他像個長輩凝視皮爾卡登。若能照相，若結合 PDA 衛星定位與 windows，再加上寫譜軟體，準能籌畫整個喪禮，拍照、邀請函格式與名單、地點場佈流程輓詞一曲廣陵，說不定還能預錄一段 VCR……。你真該上進點，只懂撥接電話和黑白棋遲早被淘汰。你知道現在多競爭？不自動刷牙，不幫洗屁股都可能失業了，你要用心點，講尊嚴要時機。現在你運氣跟上我，換別人還嫌你呆板，所以別太囂張知道嗎？意思是皮爾卡登該看時候沒電，別嘀咕了。他有點感覺。雖然半是男性的悲哀，聽說海綿體時間到了就會腫脹。你看我多自動又能屈能伸。典型的嘮叨，皮爾卡登乖順地限制字數。

樓上的她拼命打電話。之前，她估量時間夠逛一樓。商品武器般陳列專櫃對壘，前線哨兵肅靜，大頭目搔首弄姿。她像雀鳥流轉，於服務處領取免費停車卷，這個月來店禮是陶瓷圓盤水藍色釉紋，炒半顆空心菜剛好。她仍煩悶。她不知道自己正構築集體潛意識的一環，同時受之驅使如眼前的女人，但又怎樣？她的確缺雙鞋。問題不在缺無而在補償，百貨公司像盒巧克力，你永遠不知道裝著義理、濃情還是蛆蛆，但你可決定買或不買。她提著裝眼影的小紙袋，走向停車場入口。算算時間，二十分鐘還沒上來，她撥了兩通電話進語音索性再到隔壁街晃。又過了五分鐘。搞什麼？她有點不耐地拿出手機。

滴滴。還沒按儲存螢幕便消失了。虧我醞釀這麼久。他到車外舒活筋骨，鐵籠上方已空，喀喀喀腳步聲忽遠忽近，會不會是她？喂——他轉身摸菸期望溢出這有人的信息，猛吸幾口嗆出涕淚。朦朧中是個女警，呃，不好意思，我被困在這裏，可以幫我出去嗎？嗯，不過你要帶我去海龍宮喔。海龍宮？他大叫一聲，女警顯然受驚嚇讓他愧疚。呃對不起，你可以幫我嗎？女警靜穆如素描雕像……。她在抄寫什麼？不會開張公共危險就閃人吧？女警將紙條遞下來，上頭寫著「寢具特賣——漢神百貨 11 樓會議廳」。魯賓遜漂流荒島看到飛機空投牙刷，就是這意思。謝謝你，我知道了。又一張紙條「查封」，又一張「法拍屋競標通知」，又一張「貴用戶 0925XXX270，尚有帳款未繳納」。他豁然明白女警的惡戲。他回車內拿出兩盒衛生紙。擤鼻涕，打手槍，擦屁眼及嘴巴，抹龜頭及鬚腳的汗，更多直接揉掉，加油站的衛生紙像聚寶盆怎麼抽也抽不完。感官不斷濃縮，鐵縫扔出的衛生紙團，則踽踽爬行於地板輪胎鞋底、冷氣出風口、B6、B5、B4……